

琴况廿四则警句

——古筝家罗九香遗作

蓝介愚

前 记

徐青山，原籍东北，现居香港，为父子古琴家，曾著《琴况廿四则》。一九三七年仲夏之夜，由古学家兼横笛名手饶托生暨古筝家罗九香两位老先生介绍我与徐君父子相识。徐君时居广州僻处，是夜十时，由徐君焚香独弹古琴三曲：初为《阳春佩兰》；次为《雉朝飞》；末为《乌夜啼》。指动音圆，古、澹、清、亮；其行调，有若洞庭之波，倏缓倏速；其调度，可谓急而不乱，多而不繁也。数十年于兹，仍然余音缭绕。一九五九年冬，于大埔枫朗“继述文明”之古代形式建筑中，与香老久别重逢。香老弹琴：初为《薰风曲》，系表达唐贞观之治，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情调；继为《大风操》，此乃汉高祖统一全中国、阅兵时奏的曲调。分慢、中、两板；慢板表达千军万马进入广场，排成正方队形；中板为千军万马，通过阅兵台前，而又蹄踏整齐；末为独弹《千里有驹》。香老语我：《千里有驹》调格甚高，系老友久别重逢，互吐衷曲，一问一答的情调。时已更深，看表，已次日另时五十五分。遵香老之嘱，必弹一曲，始可散场。余始拈琴，调为《闲鸥戏水》，据古筝祖师罗展才传抄曰：古诗有“身等闲鸥戏水滨”之句。系表达隐贤以天地作家，无拘无束生活。罗祖师于广东潮州剧团告老回乡后，传教两位高足弟子：一为罗菊如，精于乐理；一为何育斋，长于技术、兼通理论。对琴调整理，琴甲之研究等，花费三十年的悠长时间。曾著《汉乐古调》，自著：何育斋杜撰。其手稿，现存广东惠阳地区汉剧团古筝手蓝新德同志处。蓝君为香老喜爱的高足弟子。

《闲鸥戏水》分慢、中、急三板，系何育斋整理的。余拈琴时，由头弦、胡弦名手罗协鸿先生以椰胡伴奏。曲终，一面品茶，一面互提意见：我以为香老之中指欠佳；香老则以我长于右指，而短于左指。“一般人都着重右指，其实左指也很重要。”香老弹琴用银甲。我说：“汉诗有谓：‘十五学弹琴，银甲不曾卸’。古代用青琴线，用银甲弹琴，音实而圆。自何育老改为钢线之后，经半个世纪之实践证明，多以采用玳瑁为佳。且物之性，同性相离，异性相吸。因银与钢，同为金属。故用银甲弹琴，发音轻而且浮。我总觉得您老所弹之琴，当以与徐青山父子离散前夜，

所弹《琵琶行》之慢、中两板为最佳。香老亦甚同意。且谓：盖其时既有饶托老以椰胡伴奏，又多知音故也。”

其次，又曾谈及：古筝，究竟古到何时？我说：据《东周列国志》记载：“楚文王释蔡侯归国，大排筵席，为之饯行，席中盛张女乐。有弹筝女子，仪容秀丽，楚王指谓蔡侯曰：‘此女色技俱胜，可进一觞’。即命此女以大觥送蔡侯，蔡侯一饮而尽”。此周庄王十三年事也。

最后又曾谈及：筝调是否可以加花腔问题。主人罗协鸿先生系侨户，具佳肴与美酒待客。是夕，诚如杜诗所云：“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谁知经此一别，即成永诀。为纪念亡友，谨将罗九香先生遗作《琴况廿四则警句》寄上。

广东蓝介愚

琴况廿四则警句

徐青山琴况廿四则，意义精微，而笔墨冗长，阅者苦之。因集其警句为一篇。

一曰：和。散和、按和、泛和。复求其所以和者三。曰：弦与指合、指与音和、音与义合也。

二曰：静。在调气，在炼指。调气则神静，炼指则音静，故急而不乱，多而不繁也。

三曰：清。指上之清也。指求其劲，按求其实，则清音出。曲调之清，最忌连连弹去，亟亟求完，章句必欲分明也。

四曰：远。远以神行，若洞庭之波，倏缓倏速。求之弦中如不足，得之弦外则有余也。

五曰：古。融其粗率，振其疏慵。下指不落时调，不事小巧，有遗世独立之思也。

六曰：淡。祛邪而存正；融俗而雅；舍媚而还醇。不着意淡，而淡之妙自臻也。

七曰：恬。兴到而不自纵；气倒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而不自浓也。

八曰：逸。必具超逸之品，自发超逸之音，如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故当先养其琴度、次养其手指，则形神并洁，逸气渐来。临缓则将舒缓而多韵，处急而犹运急而不乖，有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也。

九曰：雅。雅俗之辨，事在纤微。喜工柔媚则俗，落指重浊则俗，性好热闹则俗，指拘局促则俗，取音粗厉则俗，入弦仓促则俗，指法不式则俗，气质浮躁则俗。有正始风，俗情悉去，臻于大雅矣。

十曰：丽。丽者美也，于清静中发为美音。丽从古淡出，非从妖冶出也。若音韵不雅，指法不隽，徒以繁音促调，触人之耳，而不能感入之心。此美也，非丽也。美与媚，判若秦越，而辨在深微，审音者当自知之。

十一曰：亮。有金石声，然后可拟一亮字。故清后取亮，犹水之至清者，得日而益明也。

十二曰：采。清以生亮，亮以生采。若越清亮而求采，先后之功舛矣！盖指下之神气，如古玩之有宝

释“宫商角徵羽” 阶名由来

冯文慈

我国民族音乐理论中的五声音阶，历史悠久。在古代，五个阶名叫做“宫商角徵（今音zhǐ）羽”，沿用至今，译成简谱即1、2、3、5、6。

宫商角徵羽因何命名，典籍失载。两汉前后以来的文献，对它们常加比拟而不释其本源，如“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乐记·乐本篇》）或谐声曲解而令人怀疑，如“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汉书·律历志上》）现代音乐史论著作，似也未见其由来的解释。史学家郭沫若就曾经说

色。商天周鼎，自有暗然之光，不可掩抑也。

十三曰：洁。修指之道，由于严净。习琴学者，其初惟恐其取音之不多，渐渐陶熔，又恐其取音过多。从有而无，因多而寡；一尘不染，一滓不留，止于至洁之地。指既修洁，则取音愈希；音愈希，则意趣愈永。欲修妙音者，先本于指，欲修指者，必先本于洁也。

十四曰：润。凡弦上取音，惟贵中和。而中和之妙用，全于温润呈之。若手指任其浮躁，则繁响必杂，上下往来，音节俱不成其美矣！润者，纯也，泽也。左芟其荆棘，右熔其暴甲。两手应弦，自臻纯泽。而又务求上下往来之法，无毗阴毗阳偏至之失。而后知润之为妙，所以达其中和也。

十五曰：圆。吟猱之妙，全在圆满。宛转动荡，无滞无碍；不少不多，以至恰好，谓之圆。不独吟猱贵圆，一弹一按，一转一折之间，亦应有圆音在也。

十六曰：坚。坚之本，全凭筋力。重如山岳，动如风发。清响如击金石，以致用力不觉，则其坚亦不可窥也。

十七曰：宏。声调欲靡然旷远，猱弹之用，必极其宏大，宏大则音老，音老则入古也。

十八曰：细。音有细妙处，乃在节奏间。始而启调，先应和缓；转而游衍，渐欲入微。妙在丝毫之际，意在幽邃之中。指既缜密，音若茧抽。令人可会而不可即，此旨下之细也。至章句转折时，尤不可草草放过，宜将一段情绪，缓缓拈出，字字摹神，方知琴音中有无限滋味。玩之不竭，宏细互用，此终曲之细也。运指之细在恩周，全篇之细在神远，斯得细之大旨者矣！

过，音阶宫、商、角、徵、羽的五音，“其起源还不知道。”（《十批判书·后记》，1945.5.5.）或推测此五字渊源于古代歌唱谱，其发音之母音分别属O、A、E、I、U，未免渺茫无稽，玄谈无根。

笔者认为，宫商角徵羽阶名五字，实出于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天官”（星座）之名。

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卓著，有四方、四象、二十八宿（xiù）之说。四方指东、西、南、北，每方有七宿（星座），七宿被结合想象成为一个动物图象，星空由四象二十八宿组成，名称如下：

东方：青龙，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西方：白虎，包括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

南方：朱雀，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北方：玄武（黑色的龟蛇），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二十八宿整体名称，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面上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至于五声、七律（七声音阶，包括五声）以及宫商角徵

十九曰：溜。溜者滑也，左指冷湿之法也。音有缓急，指欲随应指节，炼至坚实，极其灵活，动必神速也。

二十曰：健。为导滞之砭。于从容间，雅中刚健。其指：右指靠弦，则音钝而木。故曰：挑必甲尖，弦必悬落。左指不劲，则音胶而格。故曰：响如金石，动如风发也。

廿一曰：轻。音之取轻，属于幽情。指到音旋，有一节一句之轻，有间杂高下之轻。皆贵于结实中得之也。

廿二曰：重。音之轻者属于情，重者由乎气。倘指势太猛，则露杀伐之声，如气盈胸臆，则出刚暴之调。当求重抵轻出之清，妙在用力不觉也。

廿三曰：迟。未按弦时，当先肃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从万籁俱寂中冷然音生也。

廿四曰：速。指法有重则有轻，如天地之有阴阳也。有迟则有速，如四时之有寒暑也。盖迟为速之纲，速为迟之纪，常相间杂而不离。故句中可迟速之节，段中有迟速之分。琴操之大体，固贵乎迟，疏疏淡淡，其音得中正和平者，是为正音，阳春佩兰之曲是也。忽然变急，其音又系最精最妙者，是为奇音。雄朝飞，乌夜啼之操是也。所谓：正音备；而奇音不可偏废，此之谓速。然吾之论速者二：有小速、有大速。小速微快，而恰有行云流水之趣；大速贵急，务令急而不乱，依然安闲之景象，而能泻出冰崖飞瀑之声。

总言之：则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也。习琴者，细意研求，得其旨趣，操仿之道，思过半矣。